

新潮启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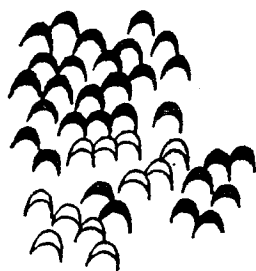
践之 聂定华 秦树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新潮启示录

賧之 聂定华 秦树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余其敏
封面设计：解建华
技术设计：古 蓉

新潮启示录

践 之 聂定华 秦树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邛崃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8.5 插页4 字数162千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611-X/D·99 印数：1—2,000

定价：3.50元

目 录

录

践 之

- | | |
|----|-----------|
| 1 | “猫儿”格言的新意 |
| 3 | 开放治愚 |
| 6 | 书的难题 |
| 8 | 说割“尾巴” |
| 10 | 文凭絮话 |
| 12 | 机遇与进取 |
| 13 | 诊治“请示病” |
| 15 | 生活需要激情 |
| 16 | 怀柳宗元 |
| 19 | 稿费琐谈 |
| 20 | 话遗嘱 |
| 22 | 思想解放不停步 |
| 24 | 能官能民话古今 |
| 26 | 书法·文化·情趣 |

27	“说情”与“关系学”
29	服饰、用餐与改革
31	去陈言旧调
32	搞活思想
34	“工作晚餐”与时间效益
36	也要让知识分子富起来
37	崇尚兼容精神
39	把握盛年
40	仪表与气质
42	博而专者胜
43	杂文漫语
44	人才与效益
46	引进“风险意识”
47	下浮官的价值
49	调正“反差”
52	说“谄”
53	清廉养正气
55	知识应当升值
57	畸形的反差
59	领导与听话
61	大人物写小文章有感
62	赠品的寓意
63	得士者兴

- 65 | 还需要“生活精神”
- 67 | “巫蛊”遗风
- 69 | “有争议”辨析
- 71 | “序”作及权威
- 73 | 艺术家的精神世界
- 75 | 名片与官衔

聂定华

- 77 | 盗泉、哑泉、药泉及其他
- 80 | 谦虚小考
- 81 | 当今秋翁知多少
- 84 | 容貌若愚与好表现
- 86 | 说“查”
- 87 | 谈谈一把火
- 89 | 莫为姓名所累
- 91 | “福尔马林”现象
- 93 | “养”的忧虑
- 95 | 从家书说到对话
- 97 | 论“摆平”
- 99 | 中年之忧
- 101 | 睁大眼睛看
- 102 | “老黄牛”精神不应否定
- 103 | 留神笔下……

105	“工作”别义
106	一位“言论小生”自述
108	世象三章
110	也说职业微笑
115	不能用一个模式看青年
116	文艺家的“行”
118	分清美与丑
120	良药苦甜相较说
122	生活节奏与艺术节奏
124	从服饰说到服务
127	从溺爱中解脱出来
128	可贵的绿叶精神
130	君子爱人以德
132	文苑：需要开发幽默
135	喜中见忧
137	救救童心
139	提倡家庭内对话
141	多给老人一些温暖
142	爱美还须顺其自然
144	陷入“旧情”怎么办？
145	切莫帮倒忙
147	由“闲书”生出的“闲话”

149	三看“神女”各不同
151	喜读巴老的书刊广告
153	走出狭隘的天地
154	闲谈出学问
156	智者的“拿来”
158	改革与读书
160	出书·读书·评书
161	靠什么争取读者
163	勤学也当作新解
165	突破“高原”
167	不似又如何?
169	购书偶感
170	有感于金老的名誉观
172	让孩子交个好朋友
174	同才异取

秦树艺

176	奥本海默的用人之道
179	识、德、才、学、胆与议
184	顾问的“约法三章”
185	都是中国男子汉
188	只有逆境才能出人才吗?
190	因材施教与开明作风

193	有感于“教学做合一”
195	进行“真正艰苦的思考”
197	《对酒》与“对话”
199	重提“陪都节约筵”
201	调整消费心理
202	从两次测试说起
204	权力·权威·待人之道
208	“个性”说
210	精神者，事业之根
213	战胜自我
214	爱美正误辨
216	扫描一下复杂的人
220	“隐私”、“隐私权”及其他
225	书评也是一种创作
228	读“品书专页”感言
229	图书的“形式”
232	深刻一些 活泼一些
233	高雅与通俗刍议
237	为石达开一辩
239	袁崇焕之冤
241	寇准也有失误时
243	郑虎臣严惩贾似道

245	秦松·秦梓·秦巨
249	由吴下阿蒙发愤所想到
250	“夫志当存高远”新解
253	科举、八股异同论
259	跋 语

“猫儿”格言的新意

老画家陈莲涛，为酬答小平同志的深切关怀，精心构思，画了一幅《双猫图》，敬送小平同志。老画家艺笔生辉，于《双猫图》上深情题辞：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老画家的心愿，我们很能理解。绘画加题辞，寓意深刻而富谐趣，触动我们勾起一番思索。小平同志引用的这句唯物的老实话，言简意深，蕴含哲理，可是在那“左”害猖獗之年，却遭到专横的歪理扼杀。以至祸连众

生，造成生机毁灭，社会倒退，这乃是历史的大不幸。

然而，人们总是要拥抱真理的。被敲打的燧石，必定要发射出光亮的火花。当我们从唯心、空想、教条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国家走上了中兴，经历史的验证，小平同志引用的这句格言，更闪耀着光辉，体现了它的科学价值。人们确认了这“最平凡的真理，也是最伟大的真理。”

时下，我们热烈谈论的“生产力标准”，更给这“猫儿”格言赋予了新意。“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可演绎为：凡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对推进社会有益的政策、措施，便是“好猫”；那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以及“大锅饭”、“铁饭碗”之类，造成种种灾祸、弊端，当是“病猫”、劣种，不淘汰于人民生活何益。

生活总是不断发展的。前人对于今天的预见，难免不失之偏差。这需要依靠当代人，从实际出发，重新去观察、认识事物，在实践中去检验，方能得到正确的判断。若干年来，我们的思想常禁锢于“权威著作”“顶峰真理”，变得僵化愚钝而不自知。试想，几年前，倘若我们不冲破“两个凡是”的羁绊，怎能解放思想，投身于改革大潮，获得可喜的成功。历史在飞跃，我们解放了的思想，还得再解放。面对正在起步的改革，还有漫长的路要勇敢去探索。对于传统的经典理论，也不宜囿于“凡是”观点，还需要运用实践标准，重新去检验，升华认识，方能创造奇迹。

“真理是时间的产物，不是权威的产物”。经过较长时

间的检验，再次品味这求实的“猫儿”格言，确是言简意深，可谓是通俗化了的“实践标准”论。迎着新的改革征程，这金玉格言，仍是我们所遵循的科学原则，对于政策、措施来说，何论其“黑”与“白”，只要能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给人们带来幸福光明，套一句外国话说，那就是真正的OK！

(1988年7月9日)

开放治愚

文明的相对而言，是愚昧；而愚昧则往往由于无知。对于全民族来说，若要给扫除愚昧开一个方子，这就需实行开放，扩展视野，接受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从古至今，凡是把自己关闭起来的时候，莫不使自己变得落后愚蠢。近代的清政府关起国门，顽固拒绝对外交流。由于闭目塞听，不知世界之大，却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西方为“化外之民”。如此自我封闭的结果，演成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上下都充斥着可笑的愚昧。

光绪年间，一位四川总督开办商务局，他集资数万金，开设煤油公司局，将办法章程告谕全省说：煤油乃从煤中取油，用机械化之。各国煤油皆出于煤，所以外国以煤矿为要政云云。该公司局则大量收买煤炭，堆积如山，煤价日贵，弄

得市民几乎难以为炊。

又有广东省大学堂开办时，主持者请满人贵族德寿作指示，德寿登台堂而皇之说：“算学一科，将来此辈人才出身为官，自有账房代理，更不必劳其力，似乎可删；体操一科，我辈文人，可不必勇，也觉无谓；地理一科，亦何必叫读书人去做风水工夫哩！”

类此愚不可及的笑话，在清代的裨官野史中，启卷即是。这样的无知，“天朝上国”自然难免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到了现代，当我们处在极“左”时期，以至十年“文革”，我们再次紧锁国门，厉行专制，盲目自尊自大。于是，又做出许多愚昧的事来，演出了史无前例的大悲剧。

在那十年劫难中，一切文明被毁弃，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遭到无情践踏。封建愚忠，个人迷信，愚弄着广大人们。万千群众被运动起来，象野兽般互相残杀。因为要“革”文化的命，所谓“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昏话，却成为训示，“白卷英雄”则受到奖励。社会经济破坏到崩溃绝境，每人每月二两糖、半斤肉的“按需分配”已够寒伧，却还“革命”得挺坚定，自诩为“世界革命中心”。正由于全体人民被“改造”得麻木、愚昧、能忍受重压灾难，才给掀起这场狂暴运动提供了最优土壤。

这场绝无仅有的悲剧虽已过去，但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

的反思。几年来，我们从封闭走向了开放，放下架子向别人学习，使我们增进了物质文明，同时也吸收了世界精神文明的先进成果，社会精神面貌一新，蒙昧为之一扫。由是警醒过来：只有实行开放，才能摆脱愚昧、落后，使文明复兴；也只有用科学和民主精神，涤荡封建余毒，才能让我们走向新的现代文明。

(1987年4月15日)

书的难题

读报获悉，一册新著《心理美学》出版了。此书论述精深，极有价值，发行之后，在一些城市成为非常抢手的畅销书。得此信息，笔者即赴所在地区一家大的书店购买。哪知，寻觅良久，却不见此书。自忖：可能自己来晚，已被抢购一空。但事后方知，此偌大一个城市的书店，却一本未订。据说，理由是：这类书读者甚少，不好销售。

继而了解，该书店的进货同志，只具高中文化程度，由于知识不足，竟把此专家著作拒之门外。但仔细想来，就是一个大学生，乃至教授，也未必全知全能，面对成千上万的书籍，只根据其三言两语的内容简介，要十分准确地认识其价值，判断其社会需要，总是困难的。

某作家的《自选集》，起初的征订数字仅有两千册。出版社若按此征订数印书是要赔本的。作者在深感遗憾之下，逼得赤膊上阵，亲自撰文打广告，写了一篇自我宣传文章，刊在一家报纸上。作家像这样推销自己的作品，确是少见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还见到一椿事：有个作者将一册科学专著交给某出版社出版。审稿的负责同志却说：书稿是有价值的，但不能征订到印数，希望作者最好为我们撰写一本能赚钱的书，让出版社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我们便可搭印此书稿。这位作

者为了让自己的书稿能问世，无可奈何，只得丢开计划中的著述，用了一年时间，苦心经营，漏夜笔耕，专门为出版社编写了一册可赚钱的工具书以做贡献。但事有不幸，由于近一个时期以来，各书店订书总是打紧订数，宁少勿多。使那作者的工具体订数颇不理想，是否付印，出版社甚感踌躇，按此情况，倘要再搭配一册书出版，更是难事。

买书不易，出书更难。若询及出版社与书店，似都有苦处。或说征订数不足而印了，出版社要亏；或说不好卖的书订多了，书店又难以承受，造成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失灵，以致失去经济效益。

总之，有关书的难题很多。这现象，与我们开发智力，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多么相悖。诚然，出版物也是特殊的商品，是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是，作为文化建设，社会效益也不可忽视。国家应当在经济上有所支持，维护长远的社会利益。而对于现行的统得过死的出版发行体制，也应当相应进行改革，尽可能开通多种渠道，搞活出版发行。让有价值的书能顺利出版发行，努力实现产销畅通，良性发展。

(1986年12月22日)